

史记会注考证

史記會注考證

十

司馬遷撰
日本瀧川資言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

司馬遷撰
日本瀧川資言考證

*

文學古籍刊行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九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22)

開本 33.5"×46" 1/32 印張 166 $\frac{5}{16}$ 插頁 50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精裝十冊]印數 0001—2100

定價 (7) 28.12 元

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二十二

漢 太史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日本出雲瀧川資言考證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考證史公自序云，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王鳴盛曰：酷吏傳論稱十人，蓋邳都甯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

溫舒尹齊滅宣杜周也而其敘首中又帶敘侯封鼂錯二人共十二人鼂錯雖刻深究以文學進子長不忍抑之與刀筆吏及攻剽為羣盜椎埋為姦者伍故只用帶敘侯封則於敘首中已明目之為酷吏矣而不數於都傳中特提云是時民朴畏罪則固無所事於武帝之世侯高后時人故略而不數於都傳中特提云是時民朴畏罪則固無所事重法矣而都獨先嚴酷云云者深著都實首惡以為世戒也次敘甯成周陽由皆從景帝入武帝者而又特提云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高暴酷末又結之云自成由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成由等矣見酷吏多而吏治壞在武帝世也又次趙禹而言禹晚節吏愈嚴而禹治反名為平其用意如此後又詳述盜賊滋起官事耗廢皆由酷吏所致乃又云慘酷斯稱其位一似自相矛盾者紆其詞耳又曰十二人中得免禍良死者僅趙禹尹齊杜周三人而已棄市者五人自殺者三人髡鉗者一人陳仁錫曰敘酷吏十人錯綜聯絡如寧成傳附都事張湯傳附趙禹事義縱傳附寧成事楊僕傳附溫舒事總成一篇文字奇絕愚按酷吏傳元是一篇各本每段提行故陳氏有是言今復史公之舊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孔安國曰免苟免也

導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何晏曰格正也顏云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至也言御以政刑則人思苟免不恥於

惡化以德禮則下知愧辱而至於治也

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

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正義顏云：老子道德經之言也，上德體合自然，是以有德，下德務

於修建，更以喪之也，法令繁滋，則巧詐益起，故多盜賊。老子三十八章。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

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義隱昔

嘗密矣，案鹽鐵論云：秦法密於凝脂。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正義顏云：

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至乎喪敗不可振救。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

沸。義隱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非武健嚴酷，惡

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正義顏云：溺，謂沈滯不

酷，纔能薄快耳，若以道德治，則沒溺沈滯於政也。故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正義顏云：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我聽獄訟，猶凡人耳。下

士聞道大笑之。義隱老子四十一章。非虛言也。義隱董份曰：前以孔子老氏發端，故又以聽訟二語復明其說，此

太史公照應處，文字之易見者也。**漢興破觚而爲圓**。集解漢書音義曰：觚，方。索隱：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爲圓。

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考證中井積德曰：觚，謂其稜角，不泥其六八可也。**斲雕而爲朴**。索隱應劭云：削瑠爲璞也。晉灼云：凋，弊也。斲，理凋

弊之俗，使反質樸。考證雕，謂刻鏤也。朴，無飾也。破觚二句，言反自然。**網漏於吞舟之魚**。正義法令疏，而吏治

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正義蒸蒸，謂純一。考證烝，美厚也。書堯典：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顏師古曰：黎，庶也。艾，讀

曰艾，又治也。**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集解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

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考證顏師

古云：轢，謂陵踐也。音來的反。愚按：侯封未審其人，禽，殺也。漢書作夷。**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

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考證顏師古曰：資，材也。王慎中曰：錯非酷吏比也。特借言刻者之

不可爲耳。**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郅都者，楊人也**。集解徐廣曰：屬，河東。索隱：郅，音質。漢

書云：河東大陽人。正義括地志云：故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爲楊。唐初改爲洪洞，以故洪洞鎮爲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

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

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

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

薨卒入廁

案

漢書無卒字卒猝也

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

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

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薨亦去太后聞之賜都

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矚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

莫能制

集解

漢書音義曰矚音閑小兒癩病也荀悅音閑鄒氏劉氏音竝同也

於是景帝乃拜都為

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

集解

徐廣曰髡髡戰搖也正義栗懼也

漢書族滅作誅何焯曰僅誅首惡法之正也族滅此都所以為酷耳錢大昕曰據漢表都自濟南太守遷中尉在景帝前七年而郡守更稱太守乃在景帝中二年則其時不得稱

太守也太字衍漢書無太字

居歲餘郡中不拾遺劾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考論顏師古曰言猶如統屬之也愚按下文云不可以居大府

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

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

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

也而都揖丞相

考論倨傲揖揖而已不拜也

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

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

蒼鷹

考論致猶極也陳仁錫云太史公叙酷吏首郅都曰獨先嚴酷次寧成則曰治效郅都次溫舒則曰治酷於禹次義縱則曰治放郅都次尹齊則曰聲甚於寧成

次楊僕則曰治放尹齊次杜周則曰治與宣相放曰治大放張湯曰酷甚於溫舒節節血脉聯絡回顧

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

簿

考論顏師古曰蒼鷹言其擊之甚臨江王景帝太子榮廢王臨江事詳五宗世家顏師古曰簿者獄辭之文書也

臨江王欲得刀

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

正義古者無紙筆用刀削木爲筆及簡牘而書之考論沈欽韓曰恐其告言他事也

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

考論魏其侯竇嬰顏師古曰閒與伺閒隙而私與也

臨江王既

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案如字，謂以法中傷之。

正義以危忍之法中射於都，令有罪也。考顏師古曰：謂構成其罪也。
都免歸家。考公卿表：景帝前七年為中尉，三年免。孝

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

從事。考言從家便往雁門上官，不令至朝廷謝。考漢書持節作即顏師古曰：即就家拜。李笠曰：此班馬別裁。
匈奴素聞郅都

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考漢書居作舉。
匈奴至為

偶人象郅都。案漢書作寓人象，案寓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也。考今本漢書作偶，寓偶，古同聲通用。令騎

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

考漢書無竇太后竟四字，何焯曰：漢書去四字，似都為匈奴所閒矣。沈欽韓曰：遷書在前，疑得其實，苟悅漢紀云：匈奴中以法太后以臨江王之死也，怨之，遂斬都，苟紀全據

班書抄撮，故為潤飾，愚按史文自通，竟字承上文以危法中都漢字對匈奴而言。
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

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寧成者，穰人也。集解

徐廣

曰寧一作甯、穰屬南陽

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

人上，操下如束溼薪。

集解徐廣曰：一無此字，駮案韋昭曰：言急也。索隱操音七刀反，操執也。考證漢書亦無薪字，顏師古曰：溼物

則易束

滑賊任威。

考證漢書滑作猾

稍遷至濟南都尉。

正義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

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若周之司馬。

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

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

索隱數音所注反

及成往，直陵都

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

左右宗室多暴犯法。

考證顏師古曰：長安左右京邑之中也。

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

正義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考證公卿表：景帝

中六年

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

正義惴之

瑞反，怖懼，考證皆人人，漢書作人皆。

武帝卽位，徙爲內史。

考證武帝當作今上，下同。

外戚多毀

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考證漢書罪死即死作死即死極刑作刑極錢大昭曰文帝深納賈誼之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至武帝時稍復入獄

自寧成始周壽昌曰刑極即謂被髡鉗如淳曰不復收以被重刑將不復見收用也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

索隱上音紀買反下音他活反謂脫鉗也。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

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索隱上音食夜反貰賒也。又音勢下音天得反。買陂田千餘頃。

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正義假貧民言假借貧民力營而分其利也。數年會赦致產數千

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考證寧成

後事在義縱條下御覽使作役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

因姓周陽氏。集解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周陽故城在絳州聞縣東二十九里考證漢書舅下無父字中井積德曰厲王之母趙

兼之姊父字衍錢大昭曰由以宗家任為郎。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由嘉定人見淮南王傳。考證中井

積德曰由是周陽之支子用周陽侯之保任為官也周陽即失侯其家未必絕矣 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

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

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考論漢書撓作撓所居郡必

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

俱為伎集解漢書音義曰堅伎也考論漢書無與字俱字伎害也很也司馬安之文惡集解漢書音義曰以文

法傷害人考論及黯傳云黯姑姊子司馬安文深巧善宦 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

集解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軾案均等也茵車幕也伏車軾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尚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漢書伏作憑也考論言周由驕恣而獨畏汲

黯司馬安同車常下之也茵車中所藉也伏字或作鞞以皮覆軾在前人所馮者故又曰馮 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

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

由弃市集解風俗通云勝屠即申屠 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

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趙禹者、釐人、集解徐廣曰、屬扶風、音台、索隱音胎、釐縣屬扶風、

正義音胎、故釐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郃國、后稷所封、漢釐縣也、以佐史補中都官、案謂京師諸官府吏、正義

若京都府史、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

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蘇林云、言若無比也、蓋云其

公平也、考證無害、文無害、能通曉法令、無所凝滯也、解詳蕭相國世家、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音義曰、禹持

文法深刻、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

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集解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得相監

司。正義謂見罪、知有罪、皆須舉之、考證漢書傳下無得字、是也、見知、吏傳相監司、皆律令之名、史記平準書云、張湯為廷尉、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漢書刑法志云、孝武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鹽鐵論刺復篇云、憊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起、即是事也、見知一事、吏見知其罪不舉也、秦

始皇三十四年、紀云、吏不舉者、與同罪、此法秦時有之、吏傳相監司一事、傳讀為轉、司讀為伺、何焯曰、謂互相監察也、沈欽韓曰、謂所部屬吏有罪、坐其長上也、愚按、屬吏有罪、長

上坐之，長上有罪，屬吏坐之。

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張湯者，杜人也。

集解徐廣曰：爾時未為

陵。考漢書張湯傳，杜下有陵字，故徐廣云爾。

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

肉。其父怒，笞湯。

考藝文類聚引史，還字在父下文順。

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

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

集解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

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考章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考傳有數

說。張晏云：傳，考證驗也。是一說。顏師古云：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逮赴對也。是一說。錢大昕云：傳當作傳，音附，謂附於爰書也。張文虎云：錢說是。傳者，附比之義，猶今比某律以定

罪也。是一說。劉奉世云：傳者，傳囚辭也。是一說。劉說近是。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是一說。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憎，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

之。故曰傳爰書也。是一說。劉奉世云：爰書者，趙高作爰歷，教學隸書，時獄吏書體，蓋用此。故從俗呼為爰書也。是一說。蘇林云：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顏師古云：爰，換也。以文書換

其口辭也。是亦一說。蘇顏近是。王先謙曰：傳爰書者，傳囚辭而著之文書也。蓋此數者皆見之文辭，劾一也。爰書二也。論報三也。三事具而獄成矣。掠治，乃有爰書，訊鞫然後論上

故。下文父視其文辭也。中井積德曰：說文報當罪人也。論報是一事。

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

集解鄧展曰：罪備具。

考證具獄、猶言具成案、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集解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考證使書獄辭、練習其事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

為諸卿時、集解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正義按周陽前封趙兼國除、今封田勝也、考證王啓原曰、田勝

為卿、百官表闕、蓋在景帝後元之末、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集解韋昭曰、為之先後、考證韋說是、漢書、為之作事之、

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

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集解漢書音義曰、方中、陵

白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太府、公府、正義服虔曰、藏壙中長皆有丞尉、中用地一頃餘、又冢墓記云、築成城、然後

錯石帶白沙及炭、考證調、選也、茂陵、武帝壽陵、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顏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中井積德曰、指丞相御史之等、又曰、方、陵穴也、陵穴、蓋鑿地正方、故謂穴為

方耳、治方中、監穴中營作也、愚按、正義有訛脫、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

補御史、使案事、考證武安侯田份、周陽侯之兄、建武六年、為丞相、漢書張湯傳、御史作侍御史、治陳皇后蠱獄。

深竟黨與。

考證 漢書武紀元光五年皇后陳氏廢捕為巫蠱者皆梟首漢傳蠱上有巫字

於是上以為能稍遷

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

集解 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考證 王闡運曰言以文法律令拘守職之吏使不得出入李楨曰按刑法志湯禹條定律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

之誅所以深文拘吏者如此

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

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

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

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

考證 方苞曰言見獄辭與文法應輒取之而不覆

按其事以求官屬陰惡也

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之。

集解 韋昭曰制御人

始為小吏乾

沒。

集解 徐廣曰隨勢沈浮也駟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索隱 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 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

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為乾心內不合為沒也考證 顧炎武曰乾沒大抵是微幸取利之意洪頤煊曰乾沒即幹末二字之借言所幹末務即所謂逐什一之利也晉書潘岳傳其